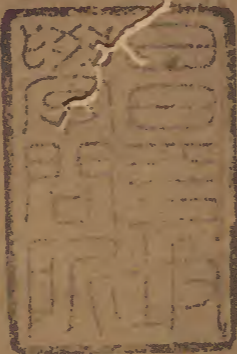


# 明世法錄

十九之九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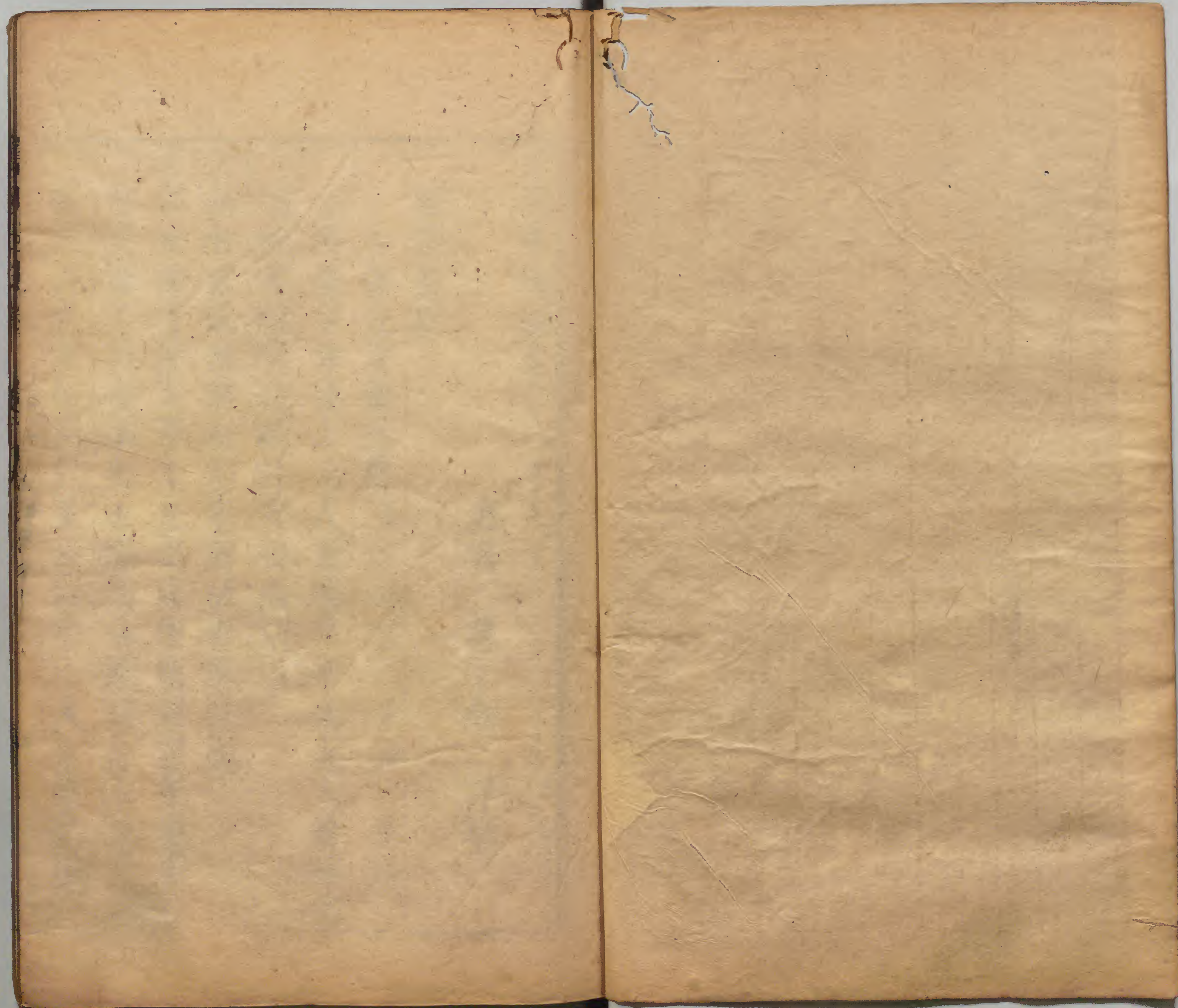


|      |   |   |
|------|---|---|
| 漢書門類 |   |   |
| 二    | 二 | 二 |
| 九    | 〇 | 八 |
| 五    | 三 | 九 |
| 冊    | 架 | 函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二    | 二 | 漢 |
| 九    | 〇 | 書 |
| 五    | 三 |   |
| 函    | 架 | 冊 |
| 一    | 五 | 號 |
| 六    | 八 | 類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番號   | 漢   | 2228 |
| 冊數   | 59( | 57)  |
| 函號   | 295 | 56   |





皇明世法錄卷之八十九

淺草文庫

史官 陳仁錫 評纂

經濟名臣

少保倪文毅公傳

事

裕陵

茂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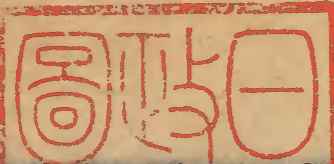
泰陵

公名岳字舜咨上元人天順元年進士入翰林爲編修考較纂綴精許安雅進講

上前敷古義傳時政詞意剴切音吐洪亮

上喜歷陞侍讀至學士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縮戎禦利害無不諳暢每大廷集議公慷慨持正論一時

儀文古典軍國重計多公裁定公又長於奏議一



皇明世宗金 卷八十九  
寫千言。春容鬯達。下至瑣屑案牘。吏人旁候。運筆如飛。成化二十三年。茂陵升祔。詔禮官集議。時耿裕爲尚書。公爲侍郎。疏言。上詔可。耿公方正持大體。禮文事多屬公。每見公疏。稱善不啻已出。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公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授。經得復存。唐之註疏。咸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若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

進左侍郎。會災異。求言。與尚書共疏。實畏天戒。七事。未幾復陳八事。守頌南。內臣韋眷誘撒馬兒罕貢獅子開海道。公力言。南海非西域貢道。禁不許通。斥還貢物。六年代耿爲尚書。內臣韋泰傳旨。召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公抗言。領占竹僭號法王。淫昏矯僞。

上初登大寶。首納諫言。削奪斥遣。傳聞四方。共稱聖德。今復召還。殊駭羣。聽馬鈞陽言。成化間累度僧道。非便。下禮部議。公言。成化二年度十三萬二千有奇。十二年一萬三千有奇。二十二年二十二萬

四千有奇。十年一磨。國版日耗。宜立嚴科。痛加條  
革。如文升議便。九年。改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  
保。未幾。改南兵部。叅贊機務。十一年。清寧官災。條  
上修省。二十八年。十三年。召入吏部爲尚書。公  
才學識量。優於經濟。於諸卿中。惟推遜馬鈞陽。言  
五嶽之名。宜從京師。我朝北嶽。乃在京南。公言北  
嶽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下  
禮官議。曰。皆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  
太常卿范洪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  
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嶽。公議良是。十四

年卒。贈少保。謚文毅。公論西北備邊事。狀略云。近  
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訛加思蘭。大爲邊  
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艸甘肥。易於屯劄。腹裏之地。  
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安  
寨。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  
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  
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  
大。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  
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衄。怯  
懦者退避。旣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虜

于忠肅最  
嚴妄報故  
邊臣凜凜  
奉法

皇明世宗 卷八十一  
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衣食自恣。屢起盜心。處於彼者。窟穴既安。遂無去志。虜勢不輯。邊患不寧。上厪廟慮。遣將徂征。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儋爵。優游朝行。輦帛輿金。克物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掇拾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至濫殺被虜平民。妄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爲解。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卽權門之

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卽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况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怯。臨陣退縮。反隳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褻天威。且延緩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禦。此無陞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緩。而不計其所去。旣遠。往返不逮。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奸態。擣虛批吭。兵家奧策。精銳旣盡。而西。

皇明世法錄 卷之六  
四  
老弱乃留于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

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克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各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尅軍儲。故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

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繇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上。

陛下誰果分憂盡心效力乎。採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紜。據指掌之圖。肆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旣久。地形之險易未知。况欲復城河北以爲之守。必

須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一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累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徼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况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



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剪建州之衆。除朶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朶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吾圉。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釁益多。是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今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夫一民尺土。皆受之於天。於下

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捄。此實寡謀。故爾大謬。其論邊漕略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繇此而通。卽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

奚啻萬萬也。况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脩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太保周文端公傳

公名經。字伯常。天順四年進士。父瑄。字廷玉。陽曲人。宣德乙卯貢士。初主事刑部。歷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尚書寬大。詳雅。修髯長身。善議論。守官廉。故鄉無田宅。可歸。寄家江寧。卒諡莊毅。贈太子少保。公歷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泰陵。東宮講文華大訓。

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言太子勞。公宜跪請。東宮坐聽。公不從。弘治二年。侍郎禮部條奏。皆傳經義。改吏部。靈壽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戶

聖明世宗金 卷之九  
部執議不得允公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諸大臣以災故上言屬公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而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上踪跡此疏出誰耿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寔具草公曰疏草本出經卽有罪罪經十年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河湖稅錢執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八千引粥兩淮准給中官鹽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稅又執不與

上悅公言併停織造大同缺戰馬鈞陽請出太倉銀市馬公曰糧馬各有司

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官非祖訓

上是公言更命太僕銀市馬給事中魯昂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公曰國用不足宜儉於國不宜浚於民織造賞賚齋醮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非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公又執不肯發內靈臺奏增酒掃卒當給月廩公再疏竟不與修清寧宮調役山東七千人公曰山東歲歉民貧

不可輒動。請以戶部羨銀顧役。壽寧侯家有賜田河間數百頃。詭賜額。并得附近民田又千餘頃。又乞畝加稅二分。公曰。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卽耕退灘。一遇淫雨。遂成溝壑。苟指目前。輒增畝稅。貽累貧民。轉爲流徙。且王府賜田畝稅二分。外戚不宜獨優。又聞

茂陵妃家私田。與民田比。一切還民。壽寧家不得獨異。疏三四上。會雄縣有以退灘地獻爲東宮莊者。上念公言。擲其奏抵罪。十二年致仕。

康陵卽位。起南戶部。憂去。三年。又起禮部。卒。贈太保。

太子太保劉忠宣公傳

公名大夏。字時雍。華容人。舉鄉試第一。明年爲天順八年。中會試。又明年。廷試高等。改翰林院庶吉士。居二載。解館當留。而大夏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遷員外郎。進車駕司郎中。還爲職方司大夏之郎中。職方也。明練於天下事。所奏覆多當上意。大司馬倚之。若左右手。而是時中貴人汪直與保國公威寧伯比劄邊釁。大夏敬抑紬之。不能時時扼腕。安南黎灝破。侵占城地。西略諸土夷。敗於老撾。中貴人汪直欲乘間討之。使索英公下安南。

牘大夏匿弗予尚書為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朝鮮貢道繇鴨鵝關迂迴數十程奏請繇鴨綠江便大夏謂繇鴨綠江便誰不知顧迂之而待今日始有微意乃勿許尋大同師失律倉卒告警大夏規調兵食有餘太宰才之欲以為少司馬不則太僕卿而大夏亟請外得福建叅政已遷廣東右布政使嘗過崖山弔大忠祠及宋慈元后陵泫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義弗稱乃謀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轉浙江左布政去廣東陳

獻章以道學自命少許可獨與大夏善嘗稱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無論於今人中即古人亦未易當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

詔進大夏右副都御史往治河祀河神而所焚帛灰結若人形物議洶洶大夏不動乃自上流孫家渡疏其壅可三十里復疏四府營之壅可十里聯長隄以分大名山東水勢而別河張秋之南以通運艘五旬而河就馴運艘無滯功重而費輕逾於徐有貞甚

墾書褒賞入為戶部左右侍郎十年出治邊餉或曰



皇明世宗 卷八十九  
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乃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卽中貴子弟不禁也。蓋往時糴買糧必百千石。草必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續運牟利。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輸。貴子弟卽欲收糴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而私家有餘財矣。十一年三上章乞致仕歸。

築草堂居之。天下因稱曰東山先生。十三年廣東西督撫缺卽家起右都御史。其吏人思大夏遺愛鼓舞稱慶。大夏亦精心無倦。一時肅然。盜賊衰止。在廣東西一歲所再求去皆不許。十五年召爲兵部尚書。力辭復不許。旣廷謝。

上御幄殿。召問之曰。朕數用卿而數辭疾。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徵歛俱有常。何至今日。獨言民窮財盡。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臣在廣

做兵部官  
要知民窮  
財盡今日  
平虜必先  
罷加派此  
不待智者

而後辨

時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

上曰。卿嚮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徵歛可一一議

而革也。於是

上益察知大夏。廉且練事。時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

見知

上當常朝。坐金臺。有宣必大夏。再宣必珊。及御文華

有所召對。亦必大夏與珊偕。時虜數犯邊。而太監

苗達者在延綏。嘗搗虜營妻子。有剋獲。乃以捷聞

上。器之。密謀令帥師搗虜。而問於大夏曰。卿在廣知

苗達乎。延綏至今少息肩矣。大夏對曰。臣在廣不

知。然問之從征將士。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

虜深入。不相值。值之則無噍類也。

上曰。卽爾。

太宗何以屢得志於虜。大夏對曰。

陛下神武。故不後

太宗。而將領士馬不能什二。且其時淇國公一少違

節制。舉十萬衆。悉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

策。唯有守耳。戴珊亦從傍贊決。

上遽曰。徵二人。吾幾爲所誤。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

旨。

上與大夏語及之。大夏對曰。法司持法任怨。而使以恩歸。

上似未足深怒。

上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孟子云舜爲天子。臯陶爲士師。執之而已。

上徐曰。珪第執之過耳。老成人何可輕棄。竟允珪請。一日問諸衛所卒強可用否。大夏曰。嚮者臣但言民窮而卒窮殆甚。

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糧。何乃窮甚。對曰。江南因轉漕江。北困京操。它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卒與其帥共之。

上歎息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爲人主。居數日。令九卿大臣各言軍民弊政。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落強。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之散地者。

上問大夏對曰。彼虛不善用其衆。無能爲也。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損威。乃爲疏獎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閒。麟卒快快病死。

上復謂大夏京輔左右肘。吾欲各宿兵其地。大夏乃



皇明世宗 卷八十九  
因御史議請以保定操卒萬人還之鎮。以爲西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薊州。以爲東衛。報可。中貴人監京營者。患失兵。造飛語揭之官中。上示大夏曰。禁地豈外人所能及。不過此曹子不利於失兵耳。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大夏對曰。臣無暇及他鎮。臣在廣。廣之會城撫按總兵三司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上曰。然。第祖宗來設置已久。安能遽削。今必令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司禮監太監陳寬。選坐營中貴人。

上面命大夏偕。大夏對曰。故事。獨太監專之。非外臣所與聞。

上曰。豈憂此曹惡汝耶。我在何憂。卒命大夏與英國公懋偕寬往。而中貴人苗璋恃夙貴。耻不肯與選。上業許之矣。旣而謂大夏不至。卽叅奏。大夏曰。如前旨何。

上曰。吾雖意許之。未發也。何謂旨。旣而璋果不來。大夏與陳寬等叅上。

上切責璋。示若逮繫者。而姑宥之。

上復語大夏。諸司言弊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祿。

寺者何夫弊莫甚於此二曹大夏曰

上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之耳無何特勅兵部侍郎同給事御史清理歲省費十餘萬金自是中貴人聞而有側目大夏者矣

上嘗語大夏一侍郎才足任艱大夏不對再言之又不對

上悟曰吾所言者才不暇及大節卿不對者是也既而大夏亦稱一侍郎才

上曰劉健亦稱之其人負虛名而寡實用且擅作威福

上又言健復稱其鄉人其甚不合朕意後知之乃都御史劉宇也宇意以媚逆瑾敗而兩侍郎者亦皆不稱

上自是益信大夏與戴珊賞賚金幣肴醴無虛月至以玉帶麒麟服賜大夏

上一日召對良久曰述職者集矣諸用事大臣皆杜門若二卿門何必杜也因各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少佐而廉且屬毋廷謝恐它人或缺望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而

上不見次日論大夏吾欲召汝汝不在班不免御史

三臣被知  
而又曲全  
終始無他  
二臣以誠  
格也

皇明世宗 卷八十九  
紕故已之。且恐汝同列有忌者。珊以老病乞骸骨。  
屬大夏一從臾。

上謂珊卿何以亟求去。珊不敢對。大夏為言珊實病。  
且用身率先御史。而病弗勝。御史當見彈射。不便。  
上曰。主人留客堅。客且為強留。珊獨不能為朕留耶。  
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已。然者久之。珊與大  
夏皆叩首泣出。而相謂曰。死此官矣。俄而

上崩。

武宗立。尚少。而從左右為俠遊。幾已露。時戴珊已卒。  
大夏與馬文昇相繼乞骸骨。詔進大夏光祿大夫。

太子太保賜

璽書。乘傳續廩。給夫瀕行。又賜白金彩幣寶鏹。而耶  
中李夢陽為東山草堂歌。語跌宕悲壯。天下傳之。  
大夏歸未幾。而逆瑾亂政。與中貴人修大夏郟。劉  
宇又微聞造膝事。銜之。與焦芳比。而譖諸瑾曰。籍  
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於是。以廣西土帥岑濬事  
波及大夏。而訊之。欲坐以激變死。中外識不識。咸  
惜大夏。

先帝朝遺老。濬不及。何名變事。與大夏不相涉。何名  
激。然無敢以語瑾者。屬三法司議。左都御史屠滸

言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慢罵曰。卽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時居內閣。首婉解之。又瑾所使使調大夏家實貧。始永戍甘肅衛。瑾誅赦歸。悉復其官爵。於是言官交薦大夏。謂當併復其廩秩。而中貴人在事者尚不平。大夏不許。大夏杜門。教子弟耕。稍羸。卽以貸予。姻族天下。猶以其存亡爲重。輕居數歲卒。壽八十一。言官復推大夏。詔予祭。葬特贈太保。諡忠宣。

少保張簡肅公傳

事

裕陵  
康陵

茂陵

泰陵

公名敷華。字公實。安福人。天順八年進士。父洪進士爲御史。沒於土木。公少有奇氣。里中有竹樹爲。惟公年七歲。卽指揮群小兒盡斬去。入翰林爲庶吉士。與華容同出兵部爲主事。歷郎中。華容醇亮。端恪。公方毅坦直。竝負時名。成化十一年。叅議浙。江景寧有礦盜。衆且議用兵。公力請撫。執十二人。寘法。餘悉解散。弘治元年。左布政使湖廣。三年。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憂去。六年。復山西巡撫。奏增解池鹽課。補藩祿。餉大同。多折色。民困。公請太原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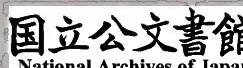
皇明世法錄 卷之六  
可車行者致米八年改陝西會妖僧據山中爲逆。朝議且用兵。鈞陽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公果授計山中父老。縛妖僧至。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十二年右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盡斥武臣諸貪刻者。時例漕司負算。假銀太倉。稍寬其息。明年來償。償前負。又復假。前後相尾。負益積。公曰。下剝上攘。漕是以窘。因貸取息。大非政體。築高郵湖隄。溝殺水勢。又築隄寶應。十四年改南臺。與林瀚林俊章懋稱南都四君子。十八年遷南刑部尚書。尋召還內臺。

上知公名與華容鈞陽浮梁同心效職。一時並稱名卿。正德元年瑾矯旨逐公歸田。又明年卒。病且革。儼衣冠揖家廟退。終正寢。公丰采凝重。義利介然。學問文章。賁飾吏治。贈太子少保。謚簡肅。

公名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田歷  
官都御史公與諸兄郎中承恩評事承芳貢士承  
箕承顏各修勵行業公初知太湖為南京主事刑  
部歷戶工郎中出守南昌當是時南昌難治劇賊  
驕藩內外孔棘正德六年贛賊犯新淦執叅政趙  
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瑤瑤岸華林賊破瑞州公  
廣詞謀繕壁壘扼溪澗進與賊戰擒胡雪二纜還  
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公諭降健賊王奇約  
內應夜引兵舉火為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

少保李康惠公傳

公名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田歷  
官都御史公與諸兄郎中承恩評事承芳貢士承  
箕承顏各修勵行業公初知太湖為南京主事刑  
部歷戶工郎中出守南昌當是時南昌難治劇賊  
驕藩內外孔棘正德六年贛賊犯新淦執叅政趙  
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瑤瑤岸華林賊破瑞州公  
廣詞謀繕壁壘扼溪澗進與賊戰擒胡雪二纜還  
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公諭降健賊王奇約  
內應夜引兵舉火為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



高和是息  
以上策

輯。公即上疏請蠲租。八年桃源賊起江浙間。執兵備吳廷舉。總制俞諫請邊兵勦賊。公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大敗遁去。陞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左右布政司。十五年。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無虜患。自汪直開邊。虜輒攜貳。擾我開原懿路蒲河三城。極殘破。公修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堠望百八十一所。屯四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嶺蒲河撫順諸城。皆濬隍。樹木為阻固。東圍稍寧。進公

俸一等。逾年請告。嘉靖初起。公南臺。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吏部尚書。道改刑部。加太子少保。上疏論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敏。公提督團營。公惡郭勛驕縱。翦其羽翼。勳愬公欲并中胡端敏。公辭營務不允。八年尚書掌部。當是時。田州岑猛叛。用兵兩廣。騷動。芒部沙保又叛。土魯番奪我哈密。擢河西小王子歲入塞。公與端敏。公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頗戢。公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較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此皆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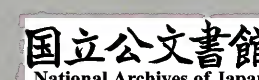
祖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股民膏血。大蠹眾束手閉目。莫敢何問者。公恃

上聖明。一旦剪剔去。騰驤四衛者。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公言官府一體。請官軍考選清覈。諸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公執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闈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繇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卽太監曹吉祥也。

上從公議。公楚人有名。

宜著為公

上稔知。幾欲用為吏部尚書。是年春。克正使冊九嬪。晨起趨朝。暴疾卒。贈少保。謚康惠。公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提兵南北。曉暢軍事。通達國體。議論英發。子救。益府長史。





千。辨。益。初。具。史。

無。林。林。其。兵。南。北。其。軍。事。也。

具。狀。誌。時。暴。寒。卒。輒。少。其。請。東。惠。公。學。有。則。受。十。

士。餘。賦。幾。殆。用。為。吏。其。命。書。長。平。春。京。五。對。冊。止。數。

太保梁端肅公傳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幼岐嶷。儼如成人。甫受學。輒慨然有經濟天下之志。弘治己未。登進士。授德清令。刻苦而勤敏。一日。勘事他邑。重囚越獄去。公還。禱於城隍。未幾。就擒。公詰之曰。汝既遁。何復為我擒。賊曰。有一緋衣人尾之。欲脫。不能耳。人咸以為異。正德二年。晉刑部廣東司主事。四年。署貴州司員外郎。獄小大無遁情。大司寇洪公鍾。每命諸司錄其讞案。以為法。五年。改山東道御史。逆瑾誅。榜諭天下。出公手筆。太學士李公東陽。

見而絕愛之。六年出知嘉興。未幾調杭州。杭以繁富名。公至愈以清約自勵。入覲具一書二帕贄京貴。橐中無一長物。而公之廉幹益有聞。十一年進右參政。尋進按察使。會宸濠變起。濠去浙邇。倚鎮守中人畢真爲內應。人心洶洶。御史張縉謀於公曰。事急矣。將若何。公卽就案草檄調兵方略。布置一日悉具。又自往說真令撤兵衛。自是姦謀內沮。兩浙恃以安。嘉靖二年以服闋。再爲雲南按察使。先是有土酋相讐夷者六載未定。御史曰。須公爲之。公卽召至。諭以王法。當誅死。今姑貸汝。如例罰。

牛羊若干。以贖土酋。頓顙輸服。御史難其太輕。公言。治夷法如是足矣。不爾是激之變也。後調知夷果密調兵。聞無他乃止。三年晉貴州左布政使。尋調廣東。凡入民課金。令輸者自權之。而親爲監督。主藏者不得高下其下。往來傳置。諸所餽遺。卽果蔬弗受也。公兩典名郡。及爲藩臬長。壹以便民爲務。頌聲載途。所至立專祠祀。公六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未兩月召爲刑部左侍郎。七年改戶部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雲貴川廣糧餉。偕總制伍公往平雲南。至澧州聞捷還。辭兼職。冬晉尚書。十

年丁內艱十三年召復任。駕謁山陵。公受勅偕宣城伯衛公錞居守。如是者三十七年。以考滿解職。明年廷臣上議言。司徒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難。竊見材操心廉直。終始不渝。且綜理既閑。出納有執。實清朝人才之望。及今未衰。尚堪任使。乞蚤召用以盡其材。

上俞之。起公原官。加太子少保。公在位素令親信。察市價低昂。攬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算。永嘉張公新貴用事。常以意氣挫折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云。梁大用某處糧艸當辦。則應曰諾。某

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永嘉意其黯黯弗了也。既而偵之。則無弗夙具者。乃歎曰。渠固若是辦耶。上念吏治龐雜。特命公以司徒行考察。所汰簡者數百人。人心大服。又大獄久不決者四事。上命兼司寇讞勘之。居數日。盡得其情。擬奏。上曰。喜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可無憂矣。事竣乃還印刑部。皆以特旨從事。前此未有也。平生爲國薦賢。絕不欲人知。是時士大夫頗尚圓通。公卿或阿意取寵。而公獨屹然自守。有古大臣風。然竟以此忤於時。邗國公郭勛恃寵專擅。損兵冒餉。公疏劾之。

上下其章所司讐勛威莫敢詰復按勛不法十事草  
成將上爲僚友泄其語反爲所中遂落職歸歸兩  
月而卒卒之日家無餘貲子孫至不能之京斬卹  
典隆慶初奉遺詔補給祭葬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予祭四壇哀榮之典爲始備云

尚書顧公傳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璘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授廣平縣  
知縣入爲南吏部驗封司主事進稽勲郎中正德  
庚午出知河南開封府癸酉謫授廣西全州知州  
丙子起知浙江台州府陞浙江左叅政嘉靖改元  
陞山西按察使以病免庚寅起爲江西按察使未  
行陞浙江布政使壬辰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山西疏乞終養忤旨落都御史以布政  
使致仕丁酉再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己亥  
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會顯陵肇工改工部領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九  
山陵事進工部尚書事竣還 朝改南刑部尚書  
公融朗濶達精於吏理能激昂任事初蒞廣平甫  
弱冠耳而關決敏利摘伏若神及爲開封盜起燕  
薊流劫中原所在驛騷彭公澤領兵壓境上簡公  
自輔公練兵轉餉取具呼吸折衝戡亂謀畫居多  
鎮守中人廖堂恃逆瑾黨圍奪自恣公每折其萌  
芽瑾誅廖罷去而王宏者尤諄謾繼廖出鎮公故  
不爲禮有所徵需一不答歲時展謁長揖而已用  
是積忤宏宏方恃錢寧爲援矯 詔逮赴錦衣獄  
公抗言條對一無所承寧無已遣邏卒陰探郡中

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上鐫三階徙全全僻荒遠  
陋公不鄙夷其民而拊教之久之民用乂安士興  
於學甫三年移台州台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訐胥  
吏竝緣爲姦公爬疏剔搜求得其利弊所在次第  
興除之故事武衛諸城郡爲脩築費率爲主者乾  
沒恒歲一築築輒壞公鉤得所侵漁悉沒入爲城  
費擇人經理故所隸三城特完郡瀕海貧民業鹽  
自食苦邏卒窘之相賊殺不止公爲弛禁俾得負  
販出郡下而薄其稅入往軍餉不時給貧軍多稱  
貸駟儉得肆侵牟公支放有期軍皆給足而姦民

皇明世宗 卷八十九  
無所牟利矣。郡南瀕江，多水患，有中津橋且壞，公脩復之，因築石堤而樓其上，凡數十楹，人莫喻其旨。已夏潦水猝至，居民得依樓以避，所活以千計。乃服公先見云。公久于台，悉浙中事宜，繼起叅藩與左轄，日益練達，展采錯事，惟志所欲爲，若賦發科謫，調補吏胥，皆吏蠹蟠結，前政所不敢問者，公排根絕蔓，振剔不少縱，文牒糾紛，隨專剴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皆斂手無所事事。迨撫湖南，提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計坐理而已。公輶車徧歷州郡，跋涉險阻，不爲厭，故事行部，以藩臬守臣自

隨，公悉謝去，供頓次舍，才足周用，民不知勞。念荆湖沃衍，而流庸惰弛，科輸煩擾，故所至勸農業，平徭稅，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逾年，多所建白，首言地瘠民貧，兵食不足，藩祿無節，後繼爲難。又以湖湘控扼邊徼，地大事繁，御史按部歲一代，勢不得徧，欲添差御史，公蒞湖南北，以廣詢謀，又言外臣多茂異，比限以藩府戚屬，不得內徙，非舊制，乞越例推選，以收滯才。時雖不盡行，聞者以爲篤論。顯陵之作，經費不貲，公長于料簡，程省弗懈，視他所營，率損費十五，而功實倍之。且規制宏偉。

民不告病晚典邦禁不肯骯髒狗人苟罹於辜必  
以法繩之而怨讟興矣蓋公負天下重望高視濶  
步遇權貴或傲然不為意而與山林文學行誼士  
乃講均敵禮孳孳獎進之唯恐不給坐是忌者側  
目雖晚躋大位卒困于讒以沒惜哉

少保王襄敏公傳

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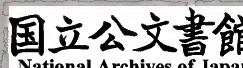
廉陵

永陵

公名以旂字士招江寧人生而廣額豐頤音吐如  
鐘弱冠游膠庠才名蔚起鄉先生金公澤以右都  
御史掌南院解圍帶贈公正德辛未舉進士授江  
西上高知縣時華林賊方熾流賊復入江掠舟揚  
旗剽劫庫獄公集鄉兵要害處遍置鐵蒺藜以防  
之賊自是不敢窺上高已又生擒流賊伍廣等數  
十人闔境帖然公益省刑紓賦與民休息縣大治  
選河南道御史臺長彭公澤尤器重公一日指其  
坐曰當拂拭待子矣出河南省試期至會宸濠叛

關劉瑾者濠黨也乃倡議罷試公徐言江西去汴遠且濠旋撲滅罷試無名遂事事如故瑾又傳武廟親征道出汴輒下牒取帑銀四萬備供應諸司莫能應公執不可謂天子御六飛必戒前路勅至圖之未晚今豫發公帑萬一從他道銀散不可歸誰執其咎瑾乃沮嘉靖壬午按福建時泉漳盜起流劫安溪勢日張公檄分守及都指揮率兵勦之月餘平癸未予告還先是公父感風痺再疏終養家居十年壬辰仍補河南道督北畿學甫十閱月擢南太僕寺少卿甲午陞大理寺右少卿戊戌

春陞光祿寺卿八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鄭陽時有議革撫治者公繪四省交會圖鑿之石著論言不可革狀議遂罷庚子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辛丑陞兵部右侍郎是歲徐呂洪渴漕舟滯不行臺諫言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督治于是公受命兼左僉都御史以行至則先求故道視泉脉循經流塞分殺自徐洪南抵沽頭增閘若干又相地形引水暫築土壩若干漕舸得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間故有四水櫃置湖中曰安山曰南旺曰馬場曰昭陽勢豪侵沒多獻德邸藉其牽制有





皇明世宗金 卷八十九  
司因循不敢問。公謂水櫃復。庶畜洩有地。河溢則懸河以入湖。河溢則懸湖以入河。足備緩急。遂任怨力復之事竣。

上嘉悅。加俸一級。癸卯陞右都御史。掌南院。鄉人憶金公贈帶事。至是驗矣。公處父母邦。務持重。屏驕從。簡出入。舊宅在聚寶門外。市人填溢。歲時歸祀。必繇他道。謂其子曰。昔張湛入里門。必步。可取以爲法也。乙巳考察京官。中外翕然服其當。是年刷卷御史。以公錯參武弁。至千餘員。有旨贖罪。公念衛官多貧。值熱減。詔至。卽承德意。悉蠲之。歡

聲載道。丙午。召入爲工部尚書。至則琉璃河圓明閣工興。經營節縮。得不重費。工完。賜銀幣者再。九月。二品滿考。上遣中官賜寶鏹羊酒。丁未。二月。改左都御史掌院事。公思彭公語。益感奮。三月。廷試。克讀卷官。九月。轉兵部尚書。兼提督團營。先是陝西總督曾公銑倡議復套。業奉命集議。俄旨出。逮銑。卽命公以尚書兼右僉都御史代之。公陛辭。馳入關。亟罷郡縣軍需。停造器具。邀功生事之言。一切屏遠。又嚴盜馬之罰。禁劫管之弊。勵諸將慎固封守。雖倉卒建牙。而能推布腹

心畢屈群策。如延安設游擊一人。清平高家二堡。與清水營文縣設守備四人。岷州設判官一人。文縣叅將改分守。靈州叅將移橫城。平虜西寧二守備改叅將。疏入。皆得允。前此哈密熟番久留甘肅。公患之。同都御史楊博廉關外鉢和寺傍。可田可廬。召諭諸番爲繕室廬。分比舍。卽口授田。示之生計。仍約朔望族首得入關爲市。諸番感喻。稽首聽命。遂徙帳房七百有六。男婦三千五百有奇。是舉不煩一夫。而數十年種類。爲之一清。自二十七年入鎮。至三十二年。防秋者五。市馬者二。北虜西番

無大舉。無深入。戊申虜犯山丹。己酉犯波羅堡。及莊浪。己又犯高家堡。再及鎮羌。皆督師敗之。冬出塞揚兵。破虜忻都。庚戌虜擾磨石。移軍敗走之。又敗之寧塞。敗之甘涼鎮。永斬首一百三級。蓋數年所未有者。復敗之寧夏。西沙窩。辛亥再戰肅州。斬首五十七級。又敗之寧夏。壬子大破虜於清平堡。斬首九十四級。又連敗之扇馬城。燕麥川。火燒溝。神塘嶺。己酉番賊出沒境上。斬一十五級。庚戌番賊再犯。調兵甘涼。斬五十七級。辛亥斬三十七級。計斬虜六百六十八級。番族二百級。奪獲夷器共

萬六千有奇。駝馬牛羊八千四百。降虜及番族三千餘人。邊人自虜中聞而歸者千二百有六十人。修完延慶定邊等處城堡。塞四千六百四墩臺一十二。築完瓦查梁及蘭州邊牆二百餘里。前後上功蒙 恩廕子者二。賜金帛者八。賜勅獎勵者二。壬子八月二品九年滿考。詔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給三代。誥命癸丑春病劇。撫按代奏。業得 旨致仕。竟不及聞。閏三月三日卒於固原督府。聞者莫不奔哭失聲。諸鎮軍民為罷市者數日。蓋公平生不務矯激之行。而唯存實心。不取

倖得之功。而必圖成事。不期顯效耀目前。而要之久遠。不出己意。違眾論而協諸公議。有古大臣之風。四十三年間。所至政聲大振。功績可數。計聞上震悼。輟視朝一日。予祭九壇。贈少保。賜謚襄敏。仍廕子一人入監。蓋異數也。公性恬和。事父至孝。病十年。食飲起居不暫離側。溷器亦自浣滌。與鄉人處。皆得其歡心。雖介節凜然。而無幾微見於顏色。於宗族知舊。恩義尤篤。為司空入京。至東光。聞鄉友蔣淮三喪。厝連窩寺。時舟已踰百里。亟命回舟。留五日。出俸易棺。遣人獲歸南都。鄉人謂公長



厚自金公。擇後方再見云。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傳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金。字子庚。武進人。正德戊辰進士。擢給事中。陞太僕少卿。僉都御史。轉副都御史。致仕。家居六年。以原官薦起。陞兵部侍郎。轉都御史。歷撫延綏。宣府。保定。淮鳳諸處。已陞尚書。南京。南京公所生也。因得焚黃先人之墓。人以為榮。公為人濶達。警敏。自在科中。則已諳習世務。章數十餘上。度可施行。而後言。武廟數游幸。公上疏請早朝。躬覽章奏。總權綱。頗見采納。又言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當痛為澄汰。中官以迎佛監

織濫討引鹽暴橫道路當罷。又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外議云已娠。請誅昂而還其女。昂雖不罪。而女竟黜。及公沒。禮部爲公請贈諡。亦獨以公爲給事時能陰銷禍孽。指此疏也。是時闈幸擅勢。與言路爲仇。不旦暮死。則竄公給事中九年。老成周慎。卒免於戮辱。而以久次擢爲太僕。公貌瓌偉。善議論。初在瑣闥。每九卿廷議軍機大事。衆輒目屬公。公口對甚辯。聞者心愜。壬申狼山之捷。兵部議有功將士例陞三級。公笑曰。不然。將士有實職。有虛銜。有正副。參遊實職大。而虛銜小。有管哨管隊。實

共事一半  
在處置一  
半在計算  
若待交刃  
而爭勇怯  
下矣

職小而虛銜大。今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爲督府。而參副以上。或止於都司。首尾倒置。非便衆是之。癸酉議用兵。土魯復哈密。公極言西邊虛憊。而土魯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密。可乎。衆曰。如土魯索金幣。何。公曰。彼能效順國家。何愛於賞。不然。勦之未晚也。已而卒從公議。于是衆以公可屬邊事。以此延綏宣府。皆推公往。公旣豁達不拘謗。有帥臣體裁。又善煦嫗。接下。其在兩鎮。人見公色詞旣已心安。公公益務寬簡。以慰帖之。嘗欲答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袴。公惻然曰。

邊人窘乃若是遂不忍答而百方爲之招商聚粟  
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使人有重生之心又爲之  
葺墩墻疏石渠期於利盡而人不勞邊人益愛公  
嘉靖甲申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公愕然踟躕久之  
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卒盡入環列庭下謂  
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公曰若  
輩以殺之爲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  
何道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  
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  
授之刃使殺焉其誰忍乎衆大歡呼叩頭退當是

時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及之宣府總督馮侍郎  
以苛刻失衆公數爭之不得侍郎又以引鹽數萬  
與其私人爲市而商人無能得者衆固甚怨會諸  
軍詣侍郎請糧不從且欲鞭之衆遂憤轟然而罵  
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泣告公公曰吾  
在也毋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  
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  
痛鞭之軍士聞公不委罪若也氣已平乃擁跪而  
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罔利不  
恤我衆耳公從容懇諭以利害衆囂曰公生我始

妙用諸把  
總官有員  
額不能爲  
亂也

皇明世宗金 卷八十九  
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公。延宣皆虜衝。公內撫諸軍。外策強敵。關城宴閉。邊畔緩帶。四五年訖無敗事。人益以爲才。自公去宣府八年。大同復殺總兵據城亂。公時起巡撫保定矣。遂往扼紫荆。擒大同謀者數人送京師。會真定巡按李者有疑疾。入其邑聞鏡聲驚。以邑令謀已欲扶之歿。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謀已。至遣吏發卒捕守。一城盡空。公聞變星馳撫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臺長鹿其屬爲之訟寃。公復上章力辯。廷論竟直公而黜御史。公本通達。不務爲崖異。然大體所在。不肯

苟爲媿媿。此蓋公所難者。其以都御史出鎮淮也。章聖梓宮南祔。始奉 旨繇江。而諸護行大臣至儀真。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於江險。悒悒不敢任。公獨言沿江山險。路不可通狀。且奉玉體馳峻坂。上下撼頓。

上聞之悲惻。奈何。議論往返數日。而諸大臣亦密探沿江路果險。如公言。乃決從江之議。以鍊維舟行。如期至承天以葬。江千千里。免於伐樹壞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公之力也。爲刑部尚書。轉戶部。益能其官。乙巳致仕歸武進。年餘病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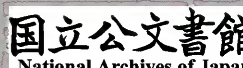
七十有四。公喜讀書。雖裨官小史。亦用以資其經  
略。尤喜爲詩歌。羽檄倥偬中。率不廢詩。有上谷漁  
陽稿。字書有晉人風骨。家居好獎進後輩。與人言  
娓娓不厭。與士人言言讀書。與俗人言言勤業。莫  
不取其有益。平生儉樸。既貴自奉如居約時。獨祀  
先歛客極豐潔。曰賓祭重事也。年五十遂獨居。未  
嘗畜媵妾。教諸子愛而有法。一飲食必有訓。公沒  
賜葬祭。贈太子太保。謚襄敏。

尚書陸莊簡公傳

公名光祖。字與繩。別號五臺。浙之平湖人。性岐嶷  
不凡。四歲讀毛詩成誦。八歲從其父游。道遇客。語  
安南事。公曰。是必克。夫以

聖天子聲罪討小夷。如振槁然。何煩兵甲。客奇公言。  
嘉靖丁酉。年十七。與父同舉鄉試。又十年丁未。成  
進士。授濬縣令。濬故額五十里。邑疲耗不能役。公  
請裁其十里。以寬民力。當路不可。公持益力。良久。  
卒如公請。秋潦傷稼。公涕泣呈兩臺。皆以非時却  
其牘。公自爲疏上之。辭甚懇。

忠誠足以  
動天





此最得制盜之法

天子惻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臺心不平不能難。邑多輕俠爲盜橐公捐其宿負編之伍而討以軍令咸請盡力爲耳目盜發輒得獨鉅盜李以平蓄異志不悛乘公入覲嘯萑苻中爲變公歸授計立擒之。邑太學生盧柟富而才先後令皆與相昵後令至柟爲具享令不時至柟拒戶嫚罵令恚中柟麗大辟坐繫十三年有司以其高貲莫敢釋公抵任立出之柟爲謝公曰我伸三尺爾竟不與見陶仲文以方技得奇寵勢張甚邑有李榮爲其私人橫行里中公捕置諸法仲文奉

命祠邯鄲故出魏郊爲榮地公不爲移獄陶亦莫能中公內鄉王占長垣民田爲業民訟諸臺長安令嘆喑不能剖臺以屬公勘果民產立歸長垣民庚戌虜闌入塞尚書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塞垣公持不可錦劾公撓軍興。上置不問公復請出錢踐更三輔民賴公皆免發太僕馬少無以資戰士下諸邑買補馬價騰貴公故緩之馬益集所省緡錢比他邑殆半令濬四年課高第宗人緹綺帥炳緣。上寵以要樞引公公不應得南祠部郎秩滿之京相

嚴嵩稔公名。語人曰。陸君暱我符卿可行也。公不  
往。會給事吳時來劾嵩。公與時來善。嵩憾之。欲以  
考功法中公。南冢宰王用賓力救得免。遂以母病  
乞歸。遭母喪。廬居服闋。值嵩罷。起祠部郎。尋轉儀  
曹。侃侃持正論。守陵宦官張方進甘露請恩。公却  
之。縣令吳府上方藥欲邀寵。公召至。郎責曰。若儒  
起而技幸哉。官以為榮也。進以技何榮之有。府悔  
稱疾去。景寧王入京。自陳設醮祝釐。有司邊維垣  
等毀牌位不道。

上怒甚。公言王擅離國。違

祖禁。宜有所懲。艾他萋菲語不足聽。

上從公議。

神宗生裕邸。公請告

廟受百官賀。疏入留中。有頃

賜聖母寶鏹。中外歛然。謂公有卓識。若此。癸亥調司

封郎。已轉文選。公雅有人倫鑑。知天下士高下甚

悉。至是佐太宰。語對如流。黑白分明。乙丑佐計。汰

黜惟允。不為權勢假。而又憐才。持大體。如蒲坂王

公崇古。仁和張公瀚。嘉魚方公逢時。曲周王公一

鶚。肥鄉張公學顏。皆掛人齒頰。公力爭之。謂此皆

皇明世宗 卷八十九  
大度士。可濟緩急。奈何以蜚語挫抑。王公等得無  
恙。其後皆躋九卿。以邊疆績著。淳安令海公瑞爲  
上官所排。公力明其志節。得授戶部主事。侍郎朱  
公衡以才地自負。南司空缺。公首推衡。衡方在列。  
色變曰。陸君南我耶。已公升奉常典屬國。朱熈孫  
御史論公恣橫。內璫王本仁申宿憾。從中構。得  
旨罷免。居數年。

神宗登極。言者謂公不宜久廢。起佐南冏政。歷遷廷  
尉。以外艱歸。丁丑。起歷兩京廷尉。晉少司空。初公  
與大學士張公居正同年厚善。及張公在政府。公

引諠規諷甚悉。已張公承父諱。奉

旨不服憂。公遺書開諭。已謫言官。又遺書止之。張公  
不納。然未有以傷。及論改折事。公固請輕折。張公  
變色曰。公爲豪地耶。公曰。我爲菜色民。爾寧知豪  
夫身忝大臣而民隱默不聞。非夫也。張公語塞。南  
御史張一鯤承旨論公。公復罷。張公卒。起南少司  
馬。尋轉少冢宰。時諸後進皆文致。江陵罪。以逢當  
路。公獨謂江陵府權非弄權也。且擁扈綢繆其功。  
亦安可泯衆惡其異。出遷南司空。力請歸。又三年。  
起南司寇。時南都諸要官爭主獄。公謂獄法司制

也。持不動。主事劉以渙不受囑。爲御史劾公抗章論御史妄言。曰。法官當使天下無冤民。而奈何枉其屬哉。事竟白。已改南太宰。先後與大臣列巨璫張鯨不法狀蒙

旨切責。後鯨卒敗。庚寅召入爲大司寇。光祿署丞徐性善貲甲長安。御史所有需不應。論徐盜內府財籍其家。擬大辟。公知其冤。三疏得減等。辛卯夏。冢宰闕。廷推公。

上雅重公名。遂拜爲冢宰。公既掌銓。抑僥倖。拔寒素。正體貌。一如

祖宗朝故事。戒閹者無入中涓書。時

旨下署名用二臣入內閣。公言

廷推舊制。母壞

祖宗法。

上從之。所推轂海內遺賢殆盡。壬辰主計。苞苴絕跡。所汰黜卽親故不避。或列臺省。有特譽者亦不顧。已復請旌廉吏。示獎勵。未幾疏用前建言主事饒伸。御史萬國欽失

上意。有

旨斥選郎王教等。公爲申救。因自引咎。不聽。時有乘

此論公者。公稱疾不出。亡何。

詔許歸。時大學士王公家屏。亦以爭冊立去。兩賢同日出都門。觀者嘖嘖歎息云。公歸謝謁客。兀坐小室。焚香滄茗。經旬月不窺庭。丁酉仲冬得疾。至晦日。命具浴。曰。我將逝。浴已。危坐。瞑於正寢。是日海上星隕。大如斗。擊地有聲。亦異已。

卷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九十

史官 陳仁錫 評纂

郡縣名臣

寧國郡守陳公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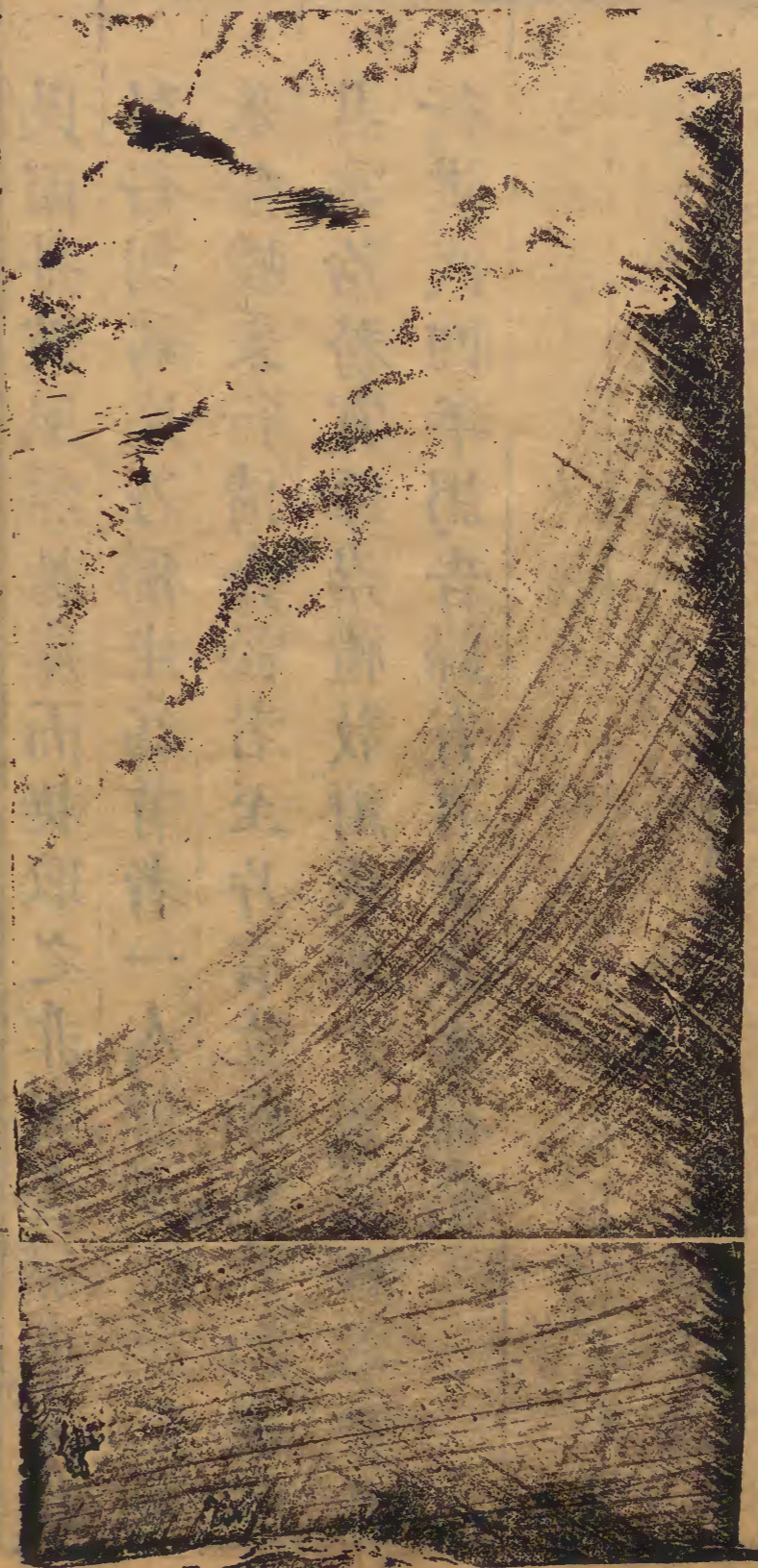
知府陳灌。江西廬陵人。幼孤。事母孝。好讀書。元季憂世亂。去習兵法。環所居良田皆棄之。築塲圍樹木焉。人初莫測也。後數年木森鬱成列。而四方盜蜂起。遂依以結屯。聚兵鄉井。賴以安。陳友諒強禮致之。灌度其不足與有為也。去不顧。

高皇帝克。灌因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詣軍門來。

調

上與語奇之。灌因力陳救亂安民之說。悉見納。中山王北征。以經歷贊軍。已擢為寧國府知府。興學育才。除民所疾苦。抑兼并。劄戶帖。覈戶口之欺隱者。上聞取為式。布天下。宣城田濱江者。歲患水。伐石築堤。作水門蓄洩。民至今賴之。所屬邑歲租不入官廩。獨虛籍其數。以上灌廉得之。念此直踵宿弊。然耳。必發之。得罪者滋眾。乃揚言。將以某月日。行視廩。覆歲儲。民間爭輸補。及期。廩皆實。而弊亦盡革。有盜四十人。以劫麥舟獄。當死。灌視其詞曰。此愚

民。因舟被風漂抵岸。而挺取之。非素合謀也。安得引行。劫為比。乃獨坐為首者一人。餘減死論。灌風承凝峻。秉行清介。訟者至。片言立斷。為人所畏服。其為治務寬厚。崇禮教。鮮失所之民。三年。政化大行。洪武四年。謁告歸省。召至京。未命卒。



濟寧郡守方公傳

漢是有意  
思人

方克勤。浙寧海人。少從鄉先達學。窮研力索。至忘寢食。元季亂。郤穀隱山谷中。

國初被徵。辭索之急。起家為濟寧府知府。錫冠帶。寵行。比至官。首為書一通。懸康衢諭。

天子愛養元元之意。民即有不樂聽。詣府自言。禁隸卒誰何之。引耆耄坐語。訊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

堂頽圯。聘賢者為師。撤浮屠氏以葺廟。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至千人。始有

詔民開廢閑田者聽。閱三歲乃稅。吏徼近功。不俟期

輒歛之。復以田定科繇。民益惰且散。克勤奉

詔。益勸課田以增闢。與民約。列丁產為上中下三等。

等折為三。有徵發視差等。書吏不得並緣為姦。歲

暮轉戎衣于燕。時令役民舟者有誅。他郡以牛車

從事。天雨雪。牛僵死于道。民破產十八九。民請以

舟僦役。克勤曰。吾知從民便而已。抵法非所憚也。

載以舟行。省義之不問。郡城壞。故事以兵完築。指

揮使倚與援。暴貴人為重。五六月。輒聚民萬餘人

治之。民不得田。哀號往。即工。克勤奮曰。民困不救

烏用二千石為。密聞之中書。即日

晰心于民  
事仁人之  
利溥矣

詔罷役。先是不雨。克勤祖跣徧禱群祠。涕泣卧祠下。

詰朝大雨。民驩呼而散。是歲五穀俱熟。五年秋。隣

境蝗。克勤聞。即省愆。輟食。稽首籲天。迨夜聞空中

薨薨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獄

訟大者。笞辱小事。諭遣之。不留案牘。庶獄鞫。日

省錄。無久淹。文未具時。作糜遍食之。每秋成。即移

文與民期。日輸倉粟。聽民槩斛。不遣吏而稅。常先

登江浙二行省。歲運糧百萬。詣濟寧。水陸千里。撫

如部民。不令有纖毫怨對。言之

朝。蠲其耗。每徵發。下信符。致民民得并力耕桑。襁負



得無如昔  
之增戶口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四  
來歸者相望。初赴官。戶僅三萬。稅七萬石餘。三年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三州二十縣。家給人足。野無流殍。牛羊雞犬。散被郊坰。諸社稷山川。祠壇遺器服。咸飭無所闕。修驛傳于城南門。庭堂弘敞。踰昔。皆料材役工。于農隙爲之。民不知勞。冬寒。河凍。驛舟不行。命舟人伐木作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成事功。郡故以葦困。峙糧。火屢爲災。教民爲陶瓦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爲什五。遞相救恤。遂不復火。會大師十萬往填燕。官吏索糧芻。相輾轉于前。克勤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

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勒民夫五千決河。以軍法申督。克勤不忍。夜泣禱于天。天忽大雨。水起數尺而去。克勤爲政。以風俗爲急。以德化爲本。郡最煩劇。民孚化久。益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威必害人。吾不忍爲也。府庭不陳杻械。懸韋鞭楹間。示無刑罰。奏六歲績。績最。錫燕賞還郡。

上召見。獎諭曰。政成當顯用卿。尋爲屬吏。楊貢所構誣。

御史不仁

詔御史廉按御史憚失出峻治之以用倉中炭葦就  
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數千人子孝孺上  
書政府請以身贖父罪不報謫役江浦會空印事  
起又就逮而沒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五

牧民者一  
意仁慈民  
不惟愛之  
而且畏之

濰州州守吳公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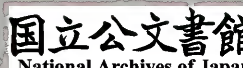
國初為南康丞南康俗悍民以為丞儒者也易之履  
晏然自如居數月周知其情偽有發擿一縣驚服  
乃更化以寬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與前語弗加  
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弗責也有徵調召大姓坐  
廡下好言慰諭之聽人人自言便否由是民愛丞  
如父吏卒不能為姦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  
其家人笞辱之王成兄子玉汝不勝恚集少年千  
餘人圍瓊輝家奪之歸縛瓊輝道箠之濱死乃釋

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辭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履念獄成。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耳。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儻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當何及。瓊輝悟。頓首惟命。履乃捕操筆者四人于瓊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解。縣令至。召民轉輸。不時至。躬至鄉督之。民走入山。罵令。吏卒以語動令。令怒欲逮論一鄉民。獲六七人下獄。嚴錮之。而往捕其餘。民

大駭。履計民無罪。出巡獄。叱獄卒釋之。曰。若無罪。還告若父兄無恐。乃往告令曰。犯使君者一匹夫耳。其鄉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儻急且有變。自古未有窮刑法逮衆而不變者也。事得已。南康俗好祀淫祠。祠有蛇出戶限。民驚恠以爲神。至奔走祠之。履罪神巫十人。投其主江中。爲丞六年而去。去三月。他吏窮治急而亂。民益追思之。知安化縣。始土豪以世亂集民爲兵。天下旣定。豪酋易氏者。怙勇力。與所部保險阻自全。江陰侯吳良檄旁縣兵捕擊之。兵且集。召令計事。履曰。

易氏自逃死無他惡。奈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為逆。用兵未晚也。良聽之而事平。已而江陰侯檄取故兵。請為農者。民自驚奔相告。勢危甚。履屬耆老諭之曰。侯所取者兵。民無與也。籍其願為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造戎衣。履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恩且恐叛。安可責以事。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決不敢辭小罪而陷大禍也。郡從之。凡有徵徭。皆不使之與。越三載入朝。擢知濰州。濰州民畜官驢四十匹。廐守核其孳息駒。欲責償諸縣。皆以勒民買

驢。洵洵矣。履不聽。曰。民實不欺。身可妄責其償。國家富極海內。為吏者當宣布德澤。為民除疾。寧少數匹驢耶。于是事得罷。山東民願以牛羊代稅。吏聽之。履曰。牛羊後有死瘠患。不如粟也。獨收民粟。以他縣牛羊送陝西。驅走二千里。皆破家。郡以濰獨完役。僉人部送隣縣牛。履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人代之。脫中道牛死。誰當為償。力爭不奉命。履為吏。不求威名。以愛民為先。重刑獄。凡有訟。召受訟者面質之。平其怒而止。不忍置民于獄。獄常空。有追需。不務速辦。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



皇明世宗金 卷九十一  
踴視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所至民感之以爲愛已。居濰二年。會改濰爲縣。召還。遂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與履交戲謂之曰。若願受長者教乎。履曰。公何以命之。濂曰。

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履謝曰。願卒教之。濂曰。慎毋出門戶。絕世吏勿與交。履至家。如濂戒。竟以自全。

蘇州郡守况公傳

况鐘。字伯律。江西靖安人。始以吏事。呂尚書震以尚書薦。授王事。遷郎中。擢蘇州守。授璽書。假便宜從事。初視事。陽爲不解事者。諸吏抱案牘環立請判。鐘左右顧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而諸弊蠹悉識之。于是吏大喜。謂府公愚。通判趙忱肆慢侮。不較。旣月餘。命左右具香燭案。呼學官子弟及僚屬畢來。云有勅未宣。今宣勅。勅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拿問語。于是諸僚皆揚息恐慄。禮畢。坐堂上。呼里老前曰。吾聞郡人多武斷。傾害善良。吾不能如閻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羅老子自剖別。今以屬若等。其速以善惡戶報。善者吾優視之。禮請其賢者。與鄉飲。惡者吾且爲百姓殺之。今列二簿俟之矣。已召諸府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汝作如此擬。應竊賄若干。某日某如之。群胥股栗不敢辨。鍾命引出。擇有膂力者四人。擲一胥空中。擲殺之。不死。鍾大怒曰。吾爲百姓殺賊鼠輩。顧不爲我盡力耶。高投之。必死。不死。若鼠輩死矣。于是立擲殺六人。尸諸衢。乃盡覈屬吏。出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郡中不寒而栗。謂太守神威。咸畏法不犯。于是掃剔諸宿蠹。置通關勘

合簿。防欺詐。痛繩衛卒之爲暴橫者。而郡體始尊。簿得民善惡名。籍而榜列之。示懲勸。令民婚喪必以禮。諭告反覆。而較督其不如命者。威禁大行。蘇賦重而官田尤甚。民苦之。鍾爲奏減重賦。焚香祝天。乃具疏上。卒得請。復與周文襄畫收糧法。建濟農倉。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而行之又甚不難。大抵鍾爲治。專戢豪狡。撫善良。至寒門下士。挾片藝。皆獲收。故吏畏民安。述職錫宴。賜詩九載滿。民上章乞留者八萬人。楊文貞贈之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縣重迎

張益州鍾剛果敏達。不畏疆禦。嘗上奏與巡按御史爭相見儀。弗憚。然度量廓如也。與學禮士。蘇人。至于今誦之。以為廉潔之操。一塵不滓。操履之介。千夫莫回云。其後南京光祿寺卿蔚能。陝西朝邑縣人。亦起吏。繇光祿寺典簿。累寺卿。進禮部右侍郎。後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持一禁鬻歸家。嘗偕僚聯名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下禁獄。問所繇。能奮曰。

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不以累諸公也。獨受責降官。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奮身。如能與况鍾者。殆士人高等。何可以資格拘也。

新會邑侯丁公傳

知縣丁積字彥誠寧都西關人成化中知廣東新會縣新會廣巨邑號難治積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則大喜曰吾得師矣請先生門人梁編修儲李主事祥為先容既至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先生謝不受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其為政以風化為本而主于愛利始下車中貴弟梁長責民逋過倍復訴之積廉得其情追其券焚之由是權豪屏迹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四禮儀為書擇邑老成人主之月朔進問于庭優禮其能者嚴賭博竊

為政之要  
乃在此旨  
俗吏所知



盜之禁榜門示耻。良家子游惰不作業者。聚廡下  
 使日誦小學書。親為講解。冀變化其惰習。春秋祠  
 事。牲牢極精潔。肅然將事。如神陟降。邑節義祠墓  
 各置田。立守祠祀焉。異時戶賦均平。錢悉貯官。復  
 令出私錢供用。各當月錢。歲單丁小戶亦不下五  
 六千。積苦意節省。諸上下往來非經之餽。一切杜  
 絕。甲首納均平錢畢。自歸田。弛然無復事。白沙賦  
 樂歲詩曰。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  
 其實也。歲大旱。春盡種未入土。積憂之曰。此令責  
 也。于是預為築壇。以祈晨夕齋沐。伏壇下禱。因得  
 疾。疾既甚。猶日究心民事。遂卒。官民相與弔哭。于  
 途。歸德里有一嫗夜哭而哀。或問之曰。來年當甲  
 首。丁父死。吾何以聊生。其得民如此。

首丁亥... 其... 日... 來... 之... 日... 來... 之... 日... 來...

汜陽郡守徐公傳

徐咸字子正。號東濱。以尚書領淞。薦正德辛未登  
進士。俊才穎發。與人交。不詭于俗。居官不事皁察。  
務持大體。人樂其寬。初守汜陽。汜屬兵燹後。且值  
陵谷懷襄。民嗷嗷待殍。咸務在撫輯。惠養區畫中。  
理。民多全活。初汜地宜黍。鮮植嘉穀。咸爲之陳厥  
疆畎。引渠灌泉。略倣吳地播種之法。與民習之。民  
享其利。居三載入覲。屬吏託餽贐名。盛貨帛以進。  
率謝却之。廉譽益彰。隨陟夏官郎。去。民思之。肖像  
爲生祠。夏卿喬白巖公雅知咸會。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武宗南巡。凡事豫戒，備無不周。白巖公曰：能助予者，咸也。銓曹聞其賢，擢守襄陽。爲政一以平易近民爲本。民以是益親附之。歲值恒陽，躬率父老，恪修雩祀，憊暑不輟。而甘澍應，妖民惑衆，禍叵測。咸計磔渠魁，脇從不問，悉解散。其牧襄一如牧沔，故襄人戴之猶沔人也。廖太史鳴吾作楚紀，列咸於登績傳。童太史內方以餘姚孫衍華亭，張弘與咸先後同官，均有懿政，目爲三高。嘉靖丙戌入覲，忌者阻之罷歸。日事編纂，平生天性孝友，宅心坦夷。侍奉直公昂及太宜人王，寢處飲食，省事必躬。官

至二千石，田宅不侈，常祿之羨，悉畀仲兄節，奉怡二親，不制其出入，無毫髮留爲筐篋計。又爲仲兄築室以居，後家事日落，寒暑製衣及衾，溫涼適體。有疾，奉美飲食，至老不衰，以故稱孝友者無間言。嘗築園城圍，曰餘春，每遇勝日，邀伯兄豐厓及郡中名士，攜鹵榼，碁枰于禪扉竹徑，觴咏陶然，仙如也。嘉靖丙寅夏六月卒，年八十有八。

唐侃丹徒人少從丁璣學爲高第弟子兢兢勵名  
 簡平生以忠孝氣節自許爲諸生時父被獄上書  
 請自代弗得乃藉州地寢夏不帷冬不被夜不解  
 衣竟父獄乃止及爲州縣再轉官數千里未嘗一  
 日攜妻子獨與一二老蒼頭相朝夕飯羹豆藉茅  
 以居令永豐知山東武定州皆悍訟侃豈弟務掩  
 人疵瑕以古教化先之不忍以敲朴苛細爲能始  
 若甚迂闊久之真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給念以  
 爲永豐健訟起於錐刀競利與靡侈不節相高於

永豐邑侯唐公傳

事

永陵

唐侃丹徒人少從丁璣學爲高第弟子兢兢勵名  
 簡平生以忠孝氣節自許爲諸生時父被獄上書  
 請自代弗得乃藉州地寢夏不帷冬不被夜不解  
 衣竟父獄乃止及爲州縣再轉官數千里未嘗一  
 日攜妻子獨與一二老蒼頭相朝夕飯羹豆藉茅  
 以居令永豐知山東武定州皆悍訟侃豈弟務掩  
 人疵瑕以古教化先之不忍以敲朴苛細爲能始  
 若甚迂闊久之真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給念以  
 爲永豐健訟起於錐刀競利與靡侈不節相高於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郡縣名臣 七  
是躬卒以儉約進。父老爲陳務本。嗇用周恤。相保之義。俗尚鬼。有獄神祠。居人奔走雜男女。香火無空日。又喜爲俳優。使民淫於欲而匱於財。侃曰。此大蠹也。痛革之。立木牌二面於庭。左曰從刑。右曰從化。令曰。從理者左。欲和者右。久之。民多立於右。以求解。言或當于理。雖賤吏必改容謝。爲立行之無理。雖權貴人百方請說。終無所假借。以是告訐之俗。爲之一變。在武定以鎮靜撫綏疲人。時清軍伍。一州當解者三千餘人。并婦若解長且萬二千。人矣。侃曰。武定戶纔三萬人。若是空半州矣。有議

欲濬州境。徒駭河者。又力言不宜浚民脂膏。填巨壑。皆得寢。

章聖梓宮。葬承天。道山東德州。上官哀民間財甚鉅。以給行。猶恐不給。侃曰。以半往足矣。至則昇一空棺。旁舍中諸內閣。牌較奴叱諸大吏。鞭撻州縣官。宣言供張不辦者死矣。欲以恐嚇錢同事者。並逃去。侃獨不去。急乃謂之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來矣。錢不可得也。于是諸閣愕眙相視。莫能難。而事辦。諸逃者皆被罪。而侃乃受旌。所居官。率空橐以歸。及覲考。

死且不怕  
一宦何足  
嚇

三  
明  
十  
金  
卷  
九  
一  
滿入京師。又率空橐行。以是著節。亦以是淹于官。稍遷刑部主事。以執法得情著稱。病卒。貧不能殮。部尚書而下。及諸僚賻之錢。乃棺而歸其家。

鹽城邑侯程公傳

程燦。字文純。建昌南城人。舉鄉試。授景州學正。視身範士。務砥礪名節。次乃及文藝。當塗引重。命主瀛洲書院。遴十八庠弟子。員雋者從講習。克浙江行省考官。所錄稱得人。尚書鄭曉。其首選也。以毋憂去職。服闋。補曹州轉松江府學。松俗習靡。燦力鎮浮誕。崇廉質。謹條約。上禮讓。斥奔競。蹈履繩墨。以身爲諸士先。直指使視學。一生于講。未致頌美。賞紙倍。當道出燦。惡其諛佞。取紙散諸生。斥責之。士習丕變。擢知鹽城縣。鹽城海邑。民竈賦徭。多奸

是月世法錄 卷九 郡縣名臣 鹽城邑侯程公傳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弊覈正之。歲旱蝗。民饑。燻亟行賑助。有寃獄論死者十九人。力申雪活之。築堤捍決河。創水次倉。便轉運。凡與民興利去害。竭誠悉力。惟恐後。轉上元縣。在留輦下。俗雜政殷。勲閹虓驚。臺省牽制。燻壹意利民。弗趨避。心誠孚感。輿誦翕然。內璫以事過金陵。所至饕虐。夫廩外無備也。璫怒欲辱之。燻抗陳民艱。璫爲改容。民居近。

孝陵者。以誤殺苑中獸。入死獄。莫爲直。燻白司寇。得末減諸散荒錢。平市直。酌公費。後咸守以爲法。蓋宰二邑。三入覲。乘一馬。以一馬負冊。以一隸馭馬。

而已。時霍尚書韜爲南宗伯。風稜矯矯。莫與匹。民爲之語曰。禮部霍韜。天有日上。元程燻。月無雲。蓋以並也。歷南刑主事。郎中。守鎮遠。鎮遠夷方也。燻勤恤其隱。無鄙薄心。屏私餽。去煩苛。寬權市。公聽斷。懲暴橫。清驛傳。時供億。加意節損。省浮費。十五六。屢決疑獄。毀淫祠。建社學。有黠卒妄奏。辨其誣。詆反坐之。豪民侵貧弱者。訟地四十年未決。斷還之。戍伍有三十年未支糧者。多方給與。叩苗叛豪。猾與私通者。痛鋤禁。擒其酋夷。懾不敢犯。官九年。轉陝西苑馬寺少卿。馬政弊已久。燻竭力振釐。至

皇明世宗 卷九十一  
不下堂。五日夜，稽侵地，復牧軍簿，覈丁馬，除補疾，作致事去。癩入官四十年，初終一德，廉勤端惠，所至樹風教。自建節婦孝子忠烈祠，毀妖廟，以其址葬野死者。其折獄不務苛訊，要以理屈其心。或書聯語韻語于牘，訟者自愧退。或相視泣解，所去必有頌聲。或勒思于碑，或尸祝于家，或祀名宦祠。歸家無餘貲，自奉儉節。既屬疾，猶倡建宗祠，定祭儀，增墓田，修譜乘。諸先產盡讓其伯氏。居室與昆季共，獨所宿樓。兄子又舉其半鬻之。作籬自障。爲詩有風雨半間樓，蓋紀實云。

句容邑侯徐公傳

徐公九經，初爲句容令。歷九載，治行爲天下第一。其始至，羸服坐一筍輿，延見諸侯人，恂恂無所詰難。諸侯人出相語，輿中人誠長者。第吾邑得無其黠豪而治乎。居三日，一吏出空牒而用印，內裒中九經，按得之。詰其狀，群吏皆叩首曰：爲一某親故某事，補牒耳，非有賄也。九經曰：吾不治賄，治竊印者。卒坐之法，已曉戒寮佐，毋得擅攬訟。及需賦民錢，而捕按其用事胥吏，于是人人惴恐，于法不敢有所舞。每受訟謀，必命其人與親識偕往，從和處。

世循吏  
第一



其不即和處者。面諭使之心服。間一扶之。數不過十。毋煩置獄。然至于武斷并兼輩。不盡法不止也。諸所催科受役。預為期。過期不至者。俾里三老逮而笞責之。終不遣一隸卒下鄉落。隸卒列庭下。如木偶。亡所資衣食。其黠者多自引去。久之。益習民貧富。與道里近遠。諸顧役之輕重。必以資。其受顧而役者。必以便。即田叟村稚。得用身應。毋使宿猾奪之。諸賦長收賦于各區。故未有定額。司算者得上下其手。悉覈之。著畫一于冊。以示各賦區邑。故有賂賦米四百石。覈其欺隱者。應之。賦得所歸。不

為累。他運解費有輕重。官故量資之。黠豪趣輕而資重。不相當久矣。九經已密得其槩。要諸豪詛之神。而俾劑益其定。為閭使拈。各以分去。毋恨色。居恒謂即

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賜租蠲役。第在我曹酌緩急而已。緩而急。憂在民。急而緩。憂在國。以故終其任。無失所者。悉革一切浮浪費。里正往籍邑耳。足跡不使至邑門。亦不使至民戶門。以為恒邑。故稱孔道。輪蹄輻輳。取資于民。不可計。九經減舊額。夫三之二。馬三之一。無弗給者。歲大侵。民至屑榆而食。

而

上方祠釐竹宮多遣中貴方士醮神三茅山三茅山經所治也。嘆詫曰：吾民困至此，而忍更驅之役，或謂應天屬邑八，是不可分任乎哉？曰：救災恤隣，古道也。隣民卽吾民，吾何忍紆此而困彼？按故牘商引之金，宿于府者，請之中丞，直指以供費，躬爲經畫。諸使者懾其清嚴，竟竣事不復有所干。民忘其役，然歲侵益甚，穀價踊貴。丁中丞發庾米數百石，使平價而糴，取其直于官。九經曰：今流莩載道，數百石幾何，而徒以資糴者，彼糴者皆豪也。于是從

時價糴其半，還直于官，而取餘米煮粥，召三老受而分食。其餓者居三日，報餓者起矣。輒按倉穀餘尚多，使稱力分負以去。其山谷間稍遠者，則就傍富人穀而取償于倉。居平持法寬，而至是獨改峻。有十七人禦貨而逞穀者，捕得，立置之法。曰：是非饑民乃夙盜，以饑文其惡者，咸惴惴相戒，道不拾遺。九經于單赤，無所不極意，而馭豪乃特嚴。然不敢修怨視諸博士弟子，猶子弟也。歲時課經術，論經文義，餽粥膏油之費不乏，而其鄙無耻者懲之又方于事上，幾用此得罪。時應天尹汰，邑庾故當

有席富人謀之尹。欲以席市。謝曰。賦長已儲之矣。尹有所任。直時胥下邑。索吏賄不得。酌而詬諸庭。九經縛而笞之。尹怒曰。是不有我也。他日又以永康侯之幣。徵教讀呂某。九經報謂呂某者。蓋賈人子。不習書。不足以辱侯聘。尹逾怒。而會丁中丞。又他有所下治荒者。濶略不甚稱。九經以意格之。且不平價糴也。而諸生見懲者。中以蜚語。中丞恚甚。見辭色。三日。父老數千人。擁而廷見。稱九經賢。泣涕數行下。曰。微徐令。吾曹有溝壑而已。中丞意稍動。下暎堦曰。令不宜若等。故且爲移之。胡謬稱也。

衆遂大哭曰。必移令。請死于此。因極叙九經救荒諸奇策。與居恒善狀。且詆無耻諸生。謂彼不自知罪。以小懲而中民父母。民誓不與俱生。中丞意解。入都以語尹。尹曰。此強項吏。好以抗上自爲名。移之便。會中丞入內臺。有所舉刺。而公在刺中。訾及公操。直指使亦報命。中丞要之同刺。刺僅中考而已。事下吏部。尚書熊公浹佛然曰。吾故聞句容令賢。不減古人。今不以舉而刺耶。考功郎邦彥具前後薦劾語報尚書。乃論謫中丞于外。而特留九經。時謂中丞力不能勝一縣令也。九經旣以廉儉著

聲其下化之。民有華冠侈服者，出必遇責曰：何以見令君爲具稍過侈，必相戒令君知之，得無不可乎。積九載始遷工部營繕司主事，將治行而民強留之，彌月不得發。爭延請過舍治觴炙，兒稚挽衣而泣曰：公母去，我度不可留。長者曰：公幸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九經亦揮淚曰：母以訓而曹唯儉與勤及忍耳。儉則不費，勤則不隳，忍則不爭。保身與家之道也。生平不嗜肉食，唯敢菜佐脫粟，嘗圖一菜于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刻公所畫菜，而書勤儉忍于

上曰：徐公三字經也。家肖像而尸之，朝夕必祝焉。已又立祠祀，祠四五所，而其最者在茅山，謂其息民于荒，獨茅山之役巨也。在繕部議當築外城，而城址有犯陸都督炳圃者，都督挾

上寵橫甚。人謂避之便，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孰謂陸將軍不如霍將軍乎。陸噤不敢發，園分爲三。亡何出權荆州商稅，舉舊額裁三之一。諸聽權者蝟集，倍溢于故，乃屬其餘于藏曰：吾裁而得溢，毋使後人增而取溢也。事竣復與外城役所分板，最堅而又速，役夫不告痛。遷署員外郎，以功實授員

皇明世宗 卷九十一  
外郎督清源磚廠。舟北者毋論勢人達官。必使附磚之將作。大司空吳公多鄉戚。屬以司空意請。皆不免。曰。此法也。法且自司空出。遷都水司郎中。治張秋諸漕河道。故通漕者。與通鹽者。近而不相接。以故漕水溢則汎濫爲田患。九經議築減水橋于沙灣。使相接。漕水溢則有所通。而不侵田。少則有所限。而不至涸。工成。至于今賴焉。時司空進而冢宰倖臣文華代之。尋督大軍平東南倭。所過張甚。河渠郎迓送。恒出境外。幣餼充溢。猶不得一款色。而九經第遣一介齎謁之。云。郎有事沙灣。不敢

離也。文華嫚罵投牒于地。而九經以資重得知高州府。或謂高雖遠。雄郡也。公稱名令久。獨不能名二千石乎。荅曰。吾老矣。安能自苦。以徼身外物。陳牒于冢宰。謝不之任。居一載。大察吏。冢宰司空謀而欲絀之。考功郎持不可。乃坐以老。令致仕。九經笑曰。老自吾分。何至煩考功令。卧貴溪山中。二十有二年。非禮會不入官府。守令以時問政。言之無所諱。于吏胥弊尤切。聽者爲縮舌。族貧立義田。周之。立義學。教之。爲擴田于學。以給頰仰。同年之婦何婺。不能自贍。力資之。又推以資邑婺之貧。而勵

節者居恒自奉儉不以老益簋衣絕泉帛然用施  
 予故窘行視廢丘之瘠得杜家山斥地招流亡授  
 以牛種教之樹秔相土宜通水利而率臧獲與之  
 分地而耕皆成沃壤時子給事貞明長矣九經慨  
 然謂曰吾昔用之邑不盡而以施諸家若既習矣  
 異日毋忘用世給事拜受教是故其居官首請屯  
 田三輔興水利雖不盡究識者猶日望之九經既  
 有年德貴至大夫無聲色好晚節會閭里集子姓  
 童子歌風雅濂浴數章談說義理典故雍容竟日  
 居家久提學御史耿定向按部句容習其政而仰

之時誤傳九經物故耿檄祠名宦再檄貴溪祠鄉  
 賢然九經彊無恙也句容之民伺其誕日設醮迎  
 釐于三茅祠下歲時訊問以為恒至年八十五稍  
 示微恙即却醫藥不御曰有正命在寢執拱手曰  
 茅山來迎我家人馳之茅山祠告于山之神而已  
 瞑矣守祠道士夜夢九經朱衣從數騎啓扉而入  
 嗚呼異之

陪京別駕龐公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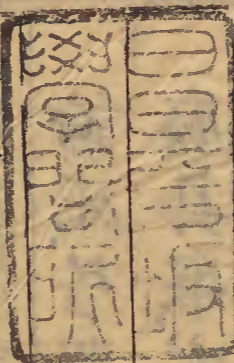
龐嵩字振卿居南海弼唐鄉學者稱爲弼唐先生  
嘉靖甲辰由鄉舉授應天府通判晉治中先後凡  
八年大京北缺屢攝府事初至旱魃爲災嵩督賑  
委悉霑洽公粟旣竭貸之鄉先生富民誠意懇惻  
人多應者所全活六萬七千有奇已而蠲其積逋  
于以勞來拊循之所繇以復業者十萬六千有奇  
所部民苦役重乃取公費議寬之令甲首輸錘免  
其置辦付之印簿以防侵漁清寄居客戶以助夫  
役移僻驛馬匹以甦衝塗覈冒濫優免及詭稱官

戶寄庄戶。女戶神帛堂匠戶。以實丁口。八邑皆蒙惠焉。時江寧葛仙永豐二鄉。數有水患。居民餘七戶而已。歲課不能辦。嵩爲築堤闢萊。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庄。四召貧民佃之。流移盡還。而全邑訖無代輸之苦。百姓至今頽之。折獄無細大。必得其情。有張元二者。以追逃婦不反。嵩躬至婦所。見室畔縣厓矗立。林木颯然。心動。行數十武而前。佯執村老訶問之。對曰。我但見尸。遂得元二。被殺狀。又高淳傭人亡其妻。妻家以爲死。執之。嵩偵知隣有畫工。以其妻歸。日逐也。計致畫工奪還之。聞者

以爲神。戚畹王湧舉人彭若龍。占良人妻。殺人并論死。居間者萬方。拒不聽。嵩饒吏幹在事。拮据百廢具舉。尤加意造士。暇則進諸生課之。自捐俸以資賞給。歷寒暑無倦。淹通五經。爲諸生發疑抉異。無不虛往實歸者。早遊王陽明湛甘泉兩先生之門。至是奉其緒論。爲諸生規。建會于新泉書院。日與講習焉。故一時文行之士。成就興起者爲多。天性嚴明。嶄嶄不可犯。而又與有聞于名儒巨公。以是施之政。亦以是持其身。見義勇爲。獨信一力。雖賁育不能奪也。單騎行縣。所至肅然。一蔬片楮。不



以煩民。人目為龐青天云。府在六年京察例而復  
與觀察嵩謂非禮。上疏請止之。至今著為功令。晉  
南刑部郎中。曲靖軍民府知府。所在士民街德。既  
去而追思之。至今俎豆不絕云。



卷終

